

他从“五四”走来，他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他的《寒夜》和《憩园》永远感动人们，他从《灭亡》和《新生》一直到《团圆》（被改编成电影《英雄儿女》），再到《随想录》见证着历史沧桑，激励着人们前进，他写什么都是那样的充沛、细腻、水滴石穿，火灼心肺。他永远和祖国和人民在一起，他始终燃烧着激情，渴望着爱、光明和温暖。

王蒙：想念巴金

照亮了夜路。所以他一辈子说是要把心交给读者，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是一个用心用自己的全部生命来写作，来做的人。巴金先生爱祖国，爱青春，他说过，作家要下去，创作要上去。他始终重视文学的社会作用，他一贯提倡说真话，把心交给读者，巴金的矗立是真诚、真实、真挚的文学对于假

大空伪文学的胜出。他早就说过，他的生命快要走到尽头了，但是他不悲观，他寄希望于未来，寄希望于青年。我曾经有多次当面求教的机会，他永远是那么平和，那么谦虚，那么朴素，那么诚实得如同孩提，同时那么坚持着他认定的真理。他总是鼓励我多写一点，多出一点作

品。在他还能行动的时候，每次我去看望他，他老人家总要边叮嘱边站着，走出房门相送，而当我紧张劝阻的时候，他与女儿小林都解释说他也需要活动活动。他常常不顾年老体衰阅读一些年轻作家的新作，有时候谈起来便露出难得的笑容。其实，他是更富于忧患意识的，更多的时候他有些忧

愁，有些担心，他永远祈祷着与期待着祖国与人民的更好的现状与未来，他不希望出现太多的意外和曲折，他极端重视历史的经验与教训，他了解历史的代价了，提起历史教训来他永远是念念不忘于心。在他的倡议下，世界一流的现代文学馆终于建成了，这是“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的丰碑，也永远是巴金老人的纪念馆。想一想他，我们刚刚有一点懈怠轻狂，迅速变成了汗流浹背。他的浓重的四川口音，他的诚挚，他的拳拳之心与谆谆教导，将永远活在后辈我侪的心里，与他深爱的祖国同在，与他深爱的读者同在。

万方：怀念那时的你们

李伯伯（巴金本名李尧棠）是爸爸的一生挚友。当年《雷雨》写完之后，爸爸把剧本给了他，他和爸爸一起办《文学季刊》的好朋友。一年后，爸爸在抽屉里看到《雷雨》的剧本，读后感动流泪，决定立刻发表出来，那是他们结缘的起点。还记得爸爸的话剧《家》完稿后有些忐忑不安，怕巴金不同意他的改编。而巴金读完，却欣然肯定，这给了爸爸很大信心。从创作到演出，话剧《家》自始至终都获得巴金热情的支持。

去荡呀荡呀，爸爸和李伯伯坐在宽大的廊子上谈天，妈妈和蘩珍阿姨在屋子里说话。到吃饭的时候，两家人就一起热热闹闹地去吃饭。往昔热闹的光景慢慢退去，取而代之的是一楼客厅里随意而安宁的陪伴。两个老人各自坐在沙发里，隔半天才说一句话。就像莎士比亚在《一报还一报》中的台词所言：“你既无青春也无老年，而只像午后的一场睡眠，把两者梦见。”后来，我爸爸住院，恰好李伯伯也在住院，他们就各自在医院的电话间里通话。结果两个人还都听不清，在电话间里喊话：“我要去看你！你什么时候来？”更多的时候，两人是以书信交往，我爸不是一个有条理的人，甚至可以说是个马大哈，他自己的文字极少保存，但是他居然把李伯伯的信都用心地保存起来，可见何等珍惜。

我常常想，他们那一代人的生命是有分量的。今天的人，或许包括我自己，都变轻了些。时代在变，互联网带来的巨大便利，令我们的生活变得那么方便，甚至过于方便，也让我们失去了一些东西，比如思念。而这种思念实际上缔造了很多伟大的作品，尤其是诗歌，而我们现在却很少再有这样的情感了。我希望时光倒流，回到那时候，爸爸带着我去看你，那时候我还是孩子，那时候你们还年轻。

冯骥才：巴金，五四活着的精神

今年是巴金先生诞辰120周年，有一种神奇的感受：他依然在我们之间，依然走在前边。我说的不是作品的新与旧，而是他的精神和他的心。从《家》到《随想录》，他一直是社会良心的象征。作家是生活的良心。它真诚、正义、悲悯，且具有时代和思想的先觉性。在封建迷雾笼罩世人时，他呼唤着觉醒的青年一代从令人窒息的封建之“家”冲出去；当大家走出历史的漩涡时，他不是跳出苦难开怀大笑，而是拿起世界上最沉重的器具：笔，写出心底思之最切的话：讲真话。因为他希望心灵的工作首先是修复，包括

道德和人格的修复。他知道只有人的健全，社会的发展才可能健全。由于巴金这样的作家的存在，使我们觉得生活和文学中一直有一种良心可以实实在在地触摸到。作家的良心是忠于生活和忠于文学。它使我们坚信生活不会垮掉，文学永远守护着生活的真善美，那就不必搭理那些商品化的文字和花拳绣腿的文本游戏。从巴金的作品中，我们一直可以摸到这种文学生命的脉搏。它始终如一，强劲有力地跳动着。感谢巴金与冰心的长寿，使我们一代人能够从他们身上真切地感受五四时代以来活着的精神与生命。巴老以《随想录》把“五四”与当代文学紧紧连成一线，以《收获》把“五四”与当代文学的精神连为一体。这里所说的“五四”便是知识分子的良知、勇气、真诚、道义与责任；这里说的勇气，当然不只是艺术勇气，更重要的是思想勇气。

施战军：诉柔肠的巴金就是担道义的巴金

巴金先生在长达八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在创作、评论、翻译以及对外文化交流等领域有着卓越的贡献，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文学经典，在文学界和广大读者心中享有崇高的声誉，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而独特的影响。

1904—1923，他在成都生与长，这是巴金先生人生最初的19年。1981—2005，他担任中国作协主席，这是巴金先生人生最后的24年。

巴金从不隐藏他的创作根柢和文学倾向。他说：我之所以写作，不是我有才华，而是我有感情。他说：“我爱一切从土里来的东西。我把心交给读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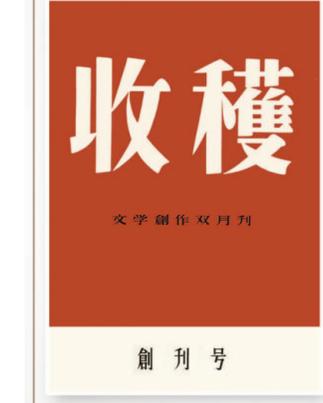
他从来都是把自己的经历、感受、命运、思虑……率真热诚地写入有关民生民智家国家的大书。形象，从知识者到英雄、大众；心路，从叛逆旧制度到却顾所来径；故事，从个体悲欢到普遍遭逢；旋律，从离乱哀曲到家国正声……诉柔肠的巴金就是担道义的巴金，一直为我们所追慕和敬仰；用温度叙事就是持信念抒情的巴金，他那从激荡到深沉的写作之旅，几乎就是一个有完整理想的文学人的完美楷模。

巴金，又是任何研究和评价都不能说尽说全的魅力存在。他是那些已经完成了的杰作的作者，可他逝世后，作品整体构成巨大的活态生命体，每次重逢，都能开启灵感，发出自己的审美新芽，增添自己前所未有的内在对话条件——比如幽妙，巴金的幽妙，在他的“人三部曲”特别是《憩园》，当然还在一部分散文以及翻译中，某种我们以往注意得不充分的东西，如人生某一阶段实现的邂逅一样将人照激，敏感巴金的洞察力变成了幽妙作品的吸附力，化为既痛苦又甜蜜既冲动又难为的幽妙情愫的流转。

巴金是最具情韵美学特质的现代文学大家。巴金的作品是感受力和共情心的满溢。从不停歇发萌、热望、磨炼、



▲1980年，巴金与曹禺摄于巴金寓所。（巴金故居供图）



▲《收获》创刊号封面。



▲巴金代表作《家》《春》《秋》。1986年1月28日，巴金寓所，上海作家与巴老合影。前排左起：程乃珊、巴金、王小鹰；后排左起：宗福先、王安忆、陈继光、陈村、赵长天、赵丽宏。（《收获》文学杂志社供图） 制图：冯晓瑜

沉思——因为作家有恒愿、用全力！鲁迅的硬气和巴金的自剖，现代文学史上这两种执念情态是我们弥足珍贵的现代人格传统，是一直活着的精神资源，也是永远在场的文学教育。在上个世纪民族历史行程中，无论是新文化的大拐弯还是其他动荡波折，初心大道始终是巴金的知行遵循。在真之内，是善，是美，是品格；与诚相关，是爱，是信，是智识。这一切凝聚为巴金式的精神结构和不朽力量。今年是巴金先生诞辰120周年，我们敬重他感念他，为的是人生的正常、世界的正义，文学的正向，为的是人的现代化脚步走在正路上。（作者为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人民文学》主编）

叶兆言：他是有思想的智者

说起巴金先生作品的印象，首先是与家庭有关。在我小时候，父亲曾经不止一次跟我说起《家》，说起智慧，因此，巴金的这部作品，在没看之前，就知道是要反封建，年轻人要进步，要革命。家里的这部小说是竖版的，老实说，我看得也不算太仔细，看完以后，印象最深的是高老太爷。不管他前面为人怎么样，怎么古板，怎么代表封建的礼教，最后临死前，还是挺和善的一个老人。可能是年龄小的缘故，并没有觉得这老头有多坏，我甚至还有些喜欢他。我最喜欢的巴金小说是《憩园》，真的是非常喜欢。读研究生的时候，研究现代文学，

必须老老实实把巴金的小说都过一遍，当时就觉得，《秋》比《家》更好，而《憩园》简直就是神品。《家》名气太大了，完全掩盖了他后期作品的光辉。巴金是中国现代文学中，写作水准不断进步的作家，尽管《家》已是高峰，可是依然在不断进步。《随想录》是非常好的作品，不可多得的优秀著作。当年一篇一篇发表的时候，我们全家都在追着看，看完了还讨论。什么叫宝刀不老，巴金的《随想录》就是。巴金先生是有思想的智者，今年是他诞辰120周年，太值得我们怀念了。

钟红明：温暖的所在

种刊物，《收获》创刊号刊发了鲁迅的《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老舍的剧本《茶馆》，柯灵的电影剧本《不夜城》，还有艾芜的长篇等。“五四”一代人的文学传统和文学精神，就这样在《收获》延续。那时《收获》属于中国作协主管，在北京印刷，在上海编辑。1959年斯以去世，此后《收获》两度停刊复刊，主编一直是巴金先生。我曾亲听《大墙下的红玉兰》（从维熙）、《祸起萧墙》（水运宪）、《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张一弓）的作者，深情说起当年被各种批评困扰，甚至当地有人打电话到杂志社不让刊发作品时，正是巴金阅读了“争议”作品，拍板发表，他们才有勇气挺过那些岁月。巴老也曾撰文高度评价《人到中年》……可以说，巴金先生一直以自己的威望与影响力，为年轻一代作家遮挡风

沙，如同当年巴金受到文坛攻击时，鲁迅撰文为他挡住风沙一样。六十多年来，《收获》倡导文学的叙事革命、语言实验和审美实践的新锐变革，每逢《收获》遭到压力的时候，巴老都是杂志社的精神支柱。听小林老师说过，当年有领导找到巴老，让“管一管”甚至改组《收获》。我记得1987年，因为纸张和印工忽然涨价且涨幅巨大，《收获》陷入危机，巴老坚定地说：“《收获》是有希望的。那一年，《收获》借钱购买纸张出版，第二年归还所有借款，赢得此后的繁荣发展。巴老曾跟《收获》的作者们在莫干山开会，还自费请他们吃饭。这令我想起小林老师说，从前每到傍晚，黄永玉、汪曾祺、黄裳他

们就会到她家吃饭。那时他们都还是年轻且贫穷的文人，巴金先生家的客厅，就是他们温暖的所在。记得在《收获》创刊五十周年的时候，王安忆撰文说：“它尊敬传统，坚持美学的神圣性，但这并不等于说它要拒绝实验。它具有一种好奇的童真性格，对一切新鲜的事物都抱着探索的准备，这就使它始终呈现出年轻的面貌。其实，这也就是它的创始者巴金先生的性格。”邓一光曾讲过——1991年的青创会上，巴金振聋发聩的寄语：讲真话，把心交给读者。“听到这句话时，下面有两三秒很安静，突然掌声雷动，平复了一下以后，又响起掌声。”而镶嵌着巴老手迹“把心交给读者”的油画框，一直摆放在《收获》办公室里。巴老的文学成就被研究得很多，而巴老曾创办的杂志和出版社，对文学发展的贡献，也许值得更深入的研究。（作者为《收获》文学杂志社副主编）

吉狄马加：燃烧自己的心，点燃读者的心

巴金先生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被公认的文学大师，其巨大的创作成就和崇高的人格，一直被后世读者所敬仰，被国际文坛称为中国的良心。还是在少年时代，我就是巴老忠实的读者，从《家》《春》《秋》到《憩园》《寒夜》的阅读，是我一个人人生阶段精神上的重要寄托，我曾在最初的创作谈里写到他那诗一般的小说《海的梦》，就是促成我最终成为一个诗人的动因之一。我和巴金先生都是四川人，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在四川省作家协会工作，就真切感受到巴老对故乡的深情厚意，听闻四川作家协会代表大会召开，他不顾病体亲自来川，专门给与会作家们亲笔写来贺信，极大地鼓舞了巴蜀大地各民族作家的创作热情。1995年初我调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工作，与巴老更是结下了不解之缘。因工作分工，我负责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基建项目，就经常去上海和杭州汪庄，向巴老当面汇报文学馆基建工作的情况，这样才有难得的机缘，让我一次次感受到了一个伟大作家的文品和人品，他告诉我一个作家首先要讲真话，不讲真话又怎么可能去追求真理呢，他晚年翻译了俄罗斯思想家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而巴金先生倾其暮年心血的大书，就是那本让我们永远要去沉思的《随想录》。

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建立与巴金先生密不可分，是他最早倡议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并亲自写信给中央领导同志，他希望有一个专门的机构能够搜集、收藏、整理、研究、展示中国现代作家作品，正是由于巴金先生的呼吁和不遗余力的争取，在党和政府的关心下，1999年10月中国现代文学馆在北京落成。在落成当月，我陪同时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的翟泰丰同志，专程到上海华东医院探望巴老，汇报了现代文学馆的建设和落成时的盛况，半靠在病床上的巴老，一边听着我用四川话向他汇报整个文学馆的建设情况，一边看着，用手抚摸着文学馆竣工落成的照片，他热泪盈眶，心情格外的好。因为工作的缘分，我与巴老有过多次的接触和交流，这是我人生的幸运，他的教诲会让我一生受益。作为一代文学大师，青年的引路人，他爱护晚辈，接人待物，平易近人，从不以大作家自居，就是对他同辈的作家，也会从文学角度出发，对他们的成就给予充分肯定，我就不只一次听过他对川籍小说家李劫人、艾芜小说的高度评价，并谦虚地说他们写得更好。巴金先生曾说：“我们的新文学是散播火种的文学，我从它得到温暖，也把火传给后人。”这句话也被刻在中国现代文学馆正门前矗立的高大巨石影壁上，这无疑也是巴金写作生涯的最好写照，他就像一团燃烧的火，虽然他已离开我们很多年了，但他高瞻远瞩的精神火炬还会继续燃烧下去，他还会继续“用自己的血和泪写作，燃烧自己的心，点燃读者的心”。



巴金代表作《随想录》。